

唐史論叢

第三輯



陝西

7

唐史论丛

第三辑

史念海 主编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大32开本 10.75印张 插页1 240千字

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000

统一书号：11094·188 定价：2.20元

目 录

由唐代的物价波动看唐王朝的兴衰·····	傅筑夫(1)
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·····	史念海(13)
论唐代赋役令中的岭南户税米·····	日野开三郎(35)
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 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·····	胡如雷(62)
关于范祖禹对玄武门之变的评论·····	牛致功(109)
姚崇传·····	田廷柱(123)
“甘露之变”剖析·····	贾宪保(138)
五代禁军初探·····	齐勇锋(157)
论“扬一益二”·····	谢元鲁(231)
中国历史上唐与吐蕃的关系·····	李文实(274)
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·····	牛致功(301)

由唐代的物价波动看唐王朝的兴衰

傅筑夫

古代史籍中没有系统的关于唐代物价的记载，略可考见的只有粮价、布帛价、马价、奴婢身价和偶尔一见的某种贵重物品的惊人高价（这是当作特殊现象来加以记载的）。史籍中所记载的这些物品价值，并不是当作一种普通的经济现象的正常市场价格，及其经常出现的上涨或下落的日常变动，而是要通过剧烈的价格变动来反映年代的丰歉或猝发的天灾人祸。与此直接有关的当然无过于布帛、谷粟的价格变动，因为布帛、谷粟是人们最主要的生活资料，是一日不能缺少的养生之物；其价格过高或过低，都直接影响人民的生产和生活。史籍是遇变始书的，日常的平稳物价就不为人们所注意了，所以可考见的首先是过高或过低的粮价，其次才是布帛等衣着材料的价格，并详记了它们上涨或下跌情况。

唐自太宗贞观之初，直至玄宗天宝之末，在长达一百二十余年之中，气候正常时多，荒歉时少，农业连岁丰稔，故在长时间内，粮价甚贱，人民丰衣足食，成为有唐一代社会经济的最繁荣时期。下引各条记载，都是因丰收而造成的粮食过剩，致粮价异常低廉：

贞观初，户不及三百万，绢一匹易粟一斗。至四年，米斗四五钱，外户不闭者数月^①。

于是帝（太宗）即位四年，岁断死二十九，几至刑措，米斗三钱^②。

[贞观]十一年，周又上疏曰：“……往者贞观之初，率土荒俭，一匹绢才得一斗米，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爱怜之，故人人自安，曾无谤讟。自五六年来，频岁丰稔，一匹绢得粟十余石，而百姓皆以为陛下不忧怜之，咸有怨言^③。”

贞观十六年，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直五钱，其尤贱处，计斗直三钱^④。

高宗永徽五年，……是岁大稔，雒州米斛至两钱半，粳米至斗十一文^⑤。

[麟德二年]是岁大稔，米斗五钱，麩麦不列市^⑥。

大足元年，迁凉州都督，陇右诸军州大使。……又令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，尽其水陆之利。旧凉州粟售至数千，及汉通收率之后，数年丰稔，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，积军粮至数十年^⑦。

凉州位于西北高寒地带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著名的畜牧

① 《新唐书》卷五十一《食货志》。

② 《新唐书》卷九十七《魏徵传》。

③ 《旧唐书》卷七十四《马周传》。

④ 《贞观政要》卷八。

⑤ 《册府元龟》卷二十四。

⑥ 《旧唐书》卷四《高宗纪上》。

⑦ 《旧唐书》卷九十七《郭元振传》。

区，所谓“凉州之畜为天下饶”。在这样一个以畜牧为主的大草原中，即使有少量耕地可以种植，粮食产量也是微不足道的，故“旧凉州粟售至数千”。在郭元振任凉州都督时，“令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，尽其水陆之利”，亦连年丰稔，粮价大跌，乃至一匹绢易粟数十斛，粮食价格竟低廉到与内地无殊。可见在唐代前期时，不仅内地的广大地区是风调雨顺，连向来干旱的西北边区也不例外。

〔开元十三年〕十二月己巳，至东都。时累岁丰稔，东都米斗十钱，青、齐米斗五钱^①。

是时（开元中）海内富实，米斗之价钱十三，青、齐同斗才三钱，绢一匹钱二百^②。

长达百余年的“累岁丰稔”。“海内富实”，到玄宗开元年间达到了最后顶峰。

开元初，上励精理道，铲革讹弊，不六七年，天下大治，河清海宴，物殷俗阜，四方丰稔，百姓殷富。户计一千余万，米一斗三四文。丁壮之人，不识兵器，路不拾遗，行者不赍粮。……重译麇至，人情欣欣然^③。

唐代前期农业经济能维持特殊繁荣竟长达百余年之久。从

①《旧唐书》卷八《玄宗纪上》。

②《新唐书》卷五十一·《食货志》。

③郑棻：《开元传信录》。

这个现象中，应引起注意的是：其所取得的“累岁丰稔”和粮食的特大丰收，并不是朝廷发挥了一个中央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，大规模地兴修灌溉工程，扩大土地的灌溉面积，以提高粮食产量。换言之，唐代前期的连年丰收，不是政府奖励农耕的结果。唐王朝对于农田水利是非常不重视的，终有唐一代，没有兴修过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，不要求发展农业。它不但不兴建新的水利工程，对于前代遗留下来而仍可用的旧的重要水渠如秦汉时期的郑、白渠，到唐时仍基本完好，并未堙塞，仍可以发挥固有的作用，但是却不加以利用，听任王公贵戚、宦官、权臣在渠上设置碓碾，使宝贵的渠水不用于灌溉农田，而作为碓碾的动力，任其奔流四散，化为乌有。朝廷对权贵们的碓碾不进行有效的制止，听任渠道堙塞。所以唐代前期的“累岁丰稔”，主要是自然的恩赐，是得天独厚，使唐王朝能够很幸运地长期靠天吃饭，“四方丰稔，百岁殷富”，粮食过剩，粮价竟长期保持着低水平。短期内出现这种现象，在过去屡见不鲜，但是长时期的连年丰收，则是少有的。

中国本是一个有名的灾荒之国，水、旱、虫、蝗等自然灾害充满了历代史乘。由于各种天灾频繁发生，并显示了一种不规则的周期性，古人早就把这个问题与天象联系起来，认为水、旱天灾与木星的运行有关。木星（太岁）十二年绕行太阳一周，在不同的方位，对地球产生不同的影响，六年为一小周期，十二年为一大周期，故每六年有一次小灾荒，每十二年有一次大灾荒。最早观察到这个现象的是司马迁，他说：

岁在金，穰；水，毁；木，饥；火，旱；……六岁

穰，六岁旱，十二岁一大饥^①。

接着《淮南子》、《盐铁论》亦提出了相同的观点：

三岁而一饥，六岁而一衰，十二岁一康（注：王念孙曰：康之为言荒也，康、荒皆虚也。康、荒古字通。）^②。

水旱天之所为，饥穰阴阳之运也，非人力故。太岁之数，在阳为旱，在阴为水，六岁一饥，十二岁一荒^③。

以天象（木星）的自然运行来解释水旱天灾之周期性的频繁发生，为英国科学家李约瑟（Joseph Needham）所接受。他据此曾进行统计，说：“中国每六年有一次农业失收，每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。在过去的二千一百多年间，中国共计有一千六百多次大水灾，一千三百多次大旱灾，很多时候旱灾及水灾会在不同地区同时出现”^④。但在唐代前期，由贞观到开元的一百余年间，虽然水旱天灾也不时有发生，但却没有发生过周期性严重灾荒，即没有出现过以前经常出现的旱则赤地千里，寸草不生；潦则洪水横流，尽成泽国。由于基本上保持了长时间的“累岁丰稔”，粮食连年丰收的结果，有了大量剩余，故粮价异常低廉；有些地方竟低廉到斗米二三钱，确是物殷俗阜，百姓富实，人情欣欣然。总之，古人总结出来的天象与灾荒的关系，在这一段时间内表现不甚突出，而长时间的气候较正

① 《史记》卷一二九《货殖列传》。

② 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。

③ 《盐铁论·水旱》。

④ 1974年4月25日李约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。

常，在自然现象中也不是常有的，唐王朝适逢其会，是唐王朝的幸运，赖此保持了百余年的太平，成为民康物阜。

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。偶然的水旱天灾并不是没有，不过多数是区域不广，即发生在某一地区，而又时间不长，范围不广，对整个国民经济影响不大。这里可以引下述两例：

〔永淳元年六月〕两京平地水深四尺以上，麦一束止得一、二斗，米一斗二百二十文，布一端止得一百文，国中大饥。蒲、同等州没徙人家口并逐粮，饥馁相仍。加以疾疫，自陕至洛，死者不可胜数。西京斗米三百已下^①。

天宝十三载，连雨六十余日，宰臣杨国忠恶其不附己，以雨灾归咎京兆尹，乃出为长沙郡太守。时京师米麦踊贵，百姓谣曰：“欲得米粟贱，无过追李颀”。其为政得人心如此^②。

钱重物轻是造成物价下跌的另一个原因。这是因为货币本身价值的变动而造成了物价下跌。自实行两税制后，所有赋税应征的匹帛丝绵皆计价输钱，越发加甚了钱重物轻的严重性。由于铜钱的需要量日益加大而又异常短缺，在货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，物价遂日益下跌：

自初定两税，货重钱轻，乃计钱而输绫绢。既而物价愈下，所纳愈多，绢匹为钱三千二百，其前一匹为钱一千

① 《旧唐书》卷三十七《五行志》。

② 《旧唐书》卷一二〇《李垣传附李颀传》。

六百，输一者过二，虽赋不增旧，而民愈困矣^①。

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分水岭，大乱以前与大乱之后，俨然判若两个世界。所有唐代前期一百多年的长期繁荣，到天宝十三载以后都顿时化为灰烬。从这时起，唐王朝作为一个中央政府，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。

到了肃宗、代宗、德宗时期，王朝虽然恢复，而统治地位已危如累卵，兵燹遍地，全国骚然。当兵祸连年时，自然灾害亦频繁发生，即人祸引起天灾，天灾又加重人祸，致使生产停顿，民废耕桑，粮食因之奇缺，各地物价遂扶摇直上。社会经济状况既已凋弊不堪，在灾害频仍，饥馑荐臻的情况下，粮价遂一直在上涨之中，直至唐王朝灭亡，迄未有所改变。

自两京陷后，民物耗弊，天下萧然。……而百姓残于兵盗，米斗至七千，鬻糶为粮，民行乞食者属路。乃诏能赈贫乏者，宠以爵秩^②。

[肃宗乾元元年]庆绪败奔邠，郭于仪帅众进围之庆绪自十月被围，至二月，城中人相食，米斗钱七万余，鼠一头直数千，马食墮培麦麸及马粪，濯而饲之^③。

[乾元三年]是岁饥，米斗至一千五百文^④。

[乾元三年闰四月]……史思明再陷东都，京师米斗八百文，人相食，殍骸蔽地^⑤。

① 《新唐书》卷五十二《食货志》。

② 《新唐书》卷五十一《食货志》。

③ 《旧唐书》卷二〇〇上《安禄山传附子庆绪传》。

④ 《旧唐书》卷十《肃宗纪》，《新唐书》卷三十五《五行志》。

⑤ 《旧唐书》卷三十七《五行志》。

上元初，京师旱，米斗值数千，死者甚多，皋度俸不足养，亟请外官，不允；乃故抵微法，贬温州长史^①。

[上元元年四月]是岁饥，米斗至一千五百文。……[闰四月]自四月雨至闰四月末不止，米价翔贵，人相食，饿死者委骸于路^②。

[代宗宝应二年]坐与中官程元振交通，元振得罪，晏罢相，为太子宾客。寻授御史大夫，领东都、河南、江淮、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如故。时新承兵戈之后，中外艰食，畿县百姓，乃按穗以供之^③。

[广德元年秋]好螾食苗，关西尤甚，米斗千钱^④。

[广德二年]自七月大雨未止，京城米斗值一千文，蝗食田。……是秋蝗食田殆尽，关辅尤甚，米斗千钱^⑤。

[永泰元年三月]庚子，岁饥，米斗千钱，诸谷皆贵。……是春大旱，京师米贵，斛至万钱。……[七月庚子]时久旱，京师米斗一千四百，他谷食称是^⑥。

[大历四年]八月丙申朔，自夏四月连雨，至此月，京城米斗八百文。官出米二万石，减估而糶，以惠贫民^⑦。

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三一《李皋传》。

② 《旧唐书》卷十《肃宗纪》。

③ 《旧唐书》卷一二三《刘宴传》。

④ 《旧唐书》卷三十七《五行志》。

⑤ 《旧唐书》卷十一《代宗纪》。

⑥ 《旧唐书》卷十一《代宗纪》。

⑦ 《旧唐书》卷十一《代宗纪》。

[大历五年秋七月]是日，京师米斗一千文^①。

[大历六年]是岁春旱，米斛至万钱^②。

[贞元元年]春，大饥，东都、河南、河北，米斗千钱^③。

[贞元二年]五月丙申，自癸巳大雨，至于兹日，饥民俟夏麦将登，又此霖澍，人心甚恐，米斗复千钱^④。

[贞元二年]河北蝗旱，米斗一千五百文。复大兵之后，民无蓄积，饿殍相枕。孝忠所食，豆豉而已，其下皆甘粗粝，人皆服其勤俭^⑤。

[太和六年]检校吏部尚书，河中尹、河中晋、绛节度使，时属蝗旱，粟价暴踊，豪门闭籴以邀善价。起严戒储蓄之家出粟于市，隐者致之于法，由是民获济焉^⑥。

[大和中]又言：蜀道米价腾踊，百姓流亡，请以本道阙官职田贖贫民，诏可^⑦。

[光启二年五月]荆南、襄阳仍岁蝗旱，米斗三十千，人多相食^⑧。

[光启二年二月]荆、湘大饥，米斗三千钱，人相食。三年，扬州大饥，米斗万钱^⑨。

[光启三年]秦毕据广陵，行密攻围弥急，城中食尽，米斗四十千，居人相啗略尽。十月，城陷，秦毕走东塘。

①② 《旧唐书》卷十一《代宗纪》。

③ 《新唐书》卷三十五《五行志》。

④ 《旧唐书》卷十二《德宗纪上》。

⑤ 《旧唐书》卷一四一《张孝忠传》。

⑥ 《旧唐书》卷一百六十四《王播传附起传》。

⑦ 《新唐书》卷一六一《庾敬休传》。

⑧ 《旧唐书》卷十九下《僖宗纪》。

⑨ 《新唐书》卷三十五《五行志》。

行密入广陵，辇外寨之粟以食居民，即日米减至三千^①。

[朱]全忠恨帝无传禅意，乃谋弑以绝人望，因其属李振谕玄晖，……全忠自河中来朝，振曰：“晋文帝杀高贵乡公，归罪成济，今宜诛友恭等，解天下谤。”全忠趋西内，临对嗣天子，自言弑逆非本谋，皆友恭等罪，因泣下，请讨罪人。是时洛城旱，米斗直钱六百，军有掠余者，都人怨，故因以悦众，执友恭、叔琮斩之^②。

从上引各条记载可以看出，安史之乱以后，国家便一直在战火纷飞之中，而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亦乘机肆虐，经济形势随着政治形势的江河日下，亦一直是在恶化之中。于是物价——主要是粮价的上涨趋势，由天宝十三载起直至五代之初，历时一百五十余年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扭转这种逆势。有时在更为严重的特殊情况下，米价竟高达平时的数百倍、数千倍、甚至数万倍以上，其必然的后果就难免是“人相食”了。唐王朝就在粮价的不停狂涨中而迅速走向衰亡。

富人囤粮不售，以待善价，对于粮价的不断上涨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拥有大片地产的地主阶级，是囤积粮食的大户。粮价愈不停地波动，他们愈要囤积居奇，以待价格的更大上涨，来谋取大的利益。这就更加重了粮荒的严重性，从而更加快了粮价的上涨速度。但有时也偶有个别能吏，巧妙地运用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，调节供需关系。甚至散布虚假的市场信息，引

① 《旧五代史》一三四《僭伪杨行密传》。

② 《新唐书》卷二二三下《奸臣柳璨传附蒋玄晖传》。

起囤积居奇者的恐慌，估计粮食的供应将有所增加，粮价也将随之大跌，遂赶快将囤粮抛售，从而暂时缓和了缺粮的紧张情况，促使粮价下跌。下引各例，都在不同程度上起了这种作用：

〔德宗朝〕拜宣、歙池观察使。……时江淮旱，谷踊贵，请抑其价。坦曰：“所部地狭，谷未他州，若直贱，谷不至矣，不如任之。”既而商以米全至，乃多贷兵食，出诸市，价遂平^①。

这样作，是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的。官府对市场机制不进行干预，任其自由发挥作用，这样，供需关系便可以自动调节，使物价能自动稳定在一个均衡点上。

令狐文公除守兖州，州境方旱，米价几何，州有几仓，问讫，屈指独语曰：旧价若干，四仓各出米若干，定价出糶，则可以赈救矣。左右听之，流语达郡中，富人竞出其所蓄，物价顿平，民心欣然。得雨，遂成丰年矣^②。

实际上，官中四仓并没有真正出米于市，平价出糶，只是巧妙地散布了一种市价有变动可能的信息，以引起富人囤粮者的恐慌，以为粮价有迅速下跌的可能，不得不竞出其所蓄，遂促使粮价顿平。当然这样的作法只能偶一用之，乘人不备，可

① 《新唐书》卷一五九《卢坦传》；《白孔六帖》卷七十九。

② 《白孔六帖》卷八十二引《芝田录》。

以暂时收效，借以缓和一下粮食的紧张状况，兼借以稳定社会心理，防止人心恐慌，形成动乱，但是却不可能靠这种方法来解决粮价问题。因粮价高是粮食短缺的直接结果，除从根本上讲求农田水利以大量发展农业生产外，是没有任何治标办法的。

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 地区的分布

史念海

唐代于河北道北部自西徂东，置有妫、幽、檀、蓟、平、营五州。妫州治所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东，幽州治所就是现在的北京市，檀州治所在今北京市密云县，蓟州治所在今天津市蓟县，平州治所在今河北省卢龙县，营州治所在今辽宁省朝阳县。幽州西南为易州，治所在今河北省易县。易州南部稍越徐水。徐水为今漕河。徐水下游与灏水合，流经幽州之南，也就是现在大清河稍北一点。徐水和灏水可以作为这个地区的南界。唐代前期设有安东都护府，在辽河以东，其治所屡经迁徙，后来还迁徙到平州和营州的辽西郡城（今辽宁省锦州市东北）。另外还有饶乐、松漠、勃海、黑水、室韦等都督府，皆为羁縻州，其土宇大致是由滦河上游直至黑龙江以北各处。本文论述的范围主要是幽、蓟等六州及其稍北的地区，其他各处仅略事涉及而已。

一、历史的回顾

最早论述这一地区的农牧业的当推汉代的司马迁。《史记

·《货殖列传》曾经确定了一条农牧业分界线。乃是在碣石和龙门之间。碣石山在河北省昌黎县，龙门在今山西省河津县和陕西省韩城县间黄河侧畔。这条界线由碣石向西，经今北京之北，斜向西南而至于龙门。其南自是农耕地区，其北属畜牧地区，今河北省北部本为战国时燕国的故地，这条界线是由燕国故地中间经过的。这是说燕国故地兼有农耕地区和畜牧地区。可是当地农业并非十分发达，因为《货殖列传》中提到这里的出产只说有鱼盐枣栗之饶，没有说到稼穡五谷。

这条界线显示出燕山以南还有相当广大的畜牧地区。燕山西绕太行山，东迄渤海岸边。不过应该指出，就在当时，这里并非纯粹的畜牧地区，应为半农半牧地区。汉代不仅在燕山以南设立县治，燕山以北设县也非少数。县治的设立说明当地已经有相当多的从事农耕的居民。既有从事农耕的居民，当然就不是纯粹的畜牧地区。

局势并未能就此稳定下去，而是在不断发生变化。东汉和魏晋时，这个地区之北的乌桓和鲜卑两族逐渐向南发展，原来从事农耕的居民也逐渐迁回内地，除过居庸关外治水（今桑干河）和于延水（今洋河）流域变化还不十分显著外，燕山以北的县治绝大部分已撤消。原来由卢龙塞（在燕山的东段）通往东北各处的通道，就是经过现在的大凌河谷的道路，几乎都已阻绝。乌桓、鲜卑两族的南迁还往往越过了燕山，东汉末年袁绍部下就有乌桓、鲜卑的兵丁。好在辽河流域及大清河的下流变化还不至于过分悬殊。这些现象至少说明一点：燕山以南的农牧分界线并未向北推移，燕山以北原来的半农半牧地区这时几乎成了纯粹的游牧地区。那时也有一些人在燕山附近努力经营农耕，譬如汉魏之际的田畴，就曾在徐无（今河北遵化县东）